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四四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水東日記摘抄一

葉盛

冬至正旦節早禮部鴻臚寺及科道導 駕等官最

先入 左掖門至 中左門立候天將明趨進

華蓋殿前穿廊禮部尚書祭祀復 命行禮訖導

駕陞 奉天殿受 朝嘗記毘陵胡公 奏尚

書尚音其末云行禮畢請 上位看馬兩言大聲

直說不類 奏事也

晦庵與劉清之書云小學近畧脩改又別為題詞韻

語庶便童習又一書云見此脩改益以古今故事
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未卷益
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畧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
篇凡定著六篇云嘗竊以爲所謂首篇者卽今所
題數語所謂末卷下篇卽今外篇嘉言善行二篇
是已今觀北京國子監小學書板元至正十三年
重刻元統癸酉燕山嘉氏本有祭酒王思誠監丞
危素助教熊太古等題識其晦庵所題乃在卷末
目曰朱文公題小學書後而題辭則在卷端是矣
吳思庵集解則曰小學書題置之題辭之前意者

本朱子大全然大全編次倫序不能精當恐亦未
可憑也不知思庵當時曾見此本否

王忠毅公爲京尹時公退卽坐後堂召鼓手打得勝
鼓以爲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樹功名
豈亦昔人喜聞擊鼓用兵之詩者耶

巳巳之變徐元王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
趨問計以 南遷對英怫然不悅前成山侯王通
亦以挑築 京師外城壕爲太監興安所鄙二事
似皆未爲得也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至延

平聞賊勢已熾卽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
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 聞而澄忌之
適 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 奏以
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爲澄畏避且忌嫉當
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 奏澄擅
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巡視兩浙鹽法
俾治處州賊 奏賊平當代適處州 奏賊復起
當劾盛謂廷舉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
其出巡後耶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叅政厚 奏承
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爲士論所短因 奏逮

治之廷舉尋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
劉聚征閩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無
善舉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還之命下總

數日計其還必再餘月也一日午後偶暇爲草疏
適書人又皆具旣成視日尚未莫遂封進少頃
得旨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楷
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添易原疏首
尾而廷論之楷由是罷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
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事適相類因併記之

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

求事變後文價頗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猶
然此莫可曉也嘗記一日過錢原溥翰檢第強予
宿初不知其意黎明起而其夙所約張士謙先生
來一相者繼亦來相者目先生良久首曰此大人
平生不得弟兄氣力先生大笑而卻之曰吾未樂
中爲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時年嚮壯有志文翰
晝夜爲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非如今
人來乞一詩則可得一贄見帔帕向非吾弟貿易
以資我我何以至今日耶由此觀之當時潤筆亦
薄已

已巳七月十五日六師明日在行六科議兵刑二科
文書多獨用二人兵科都給事中姚銑其次則盛
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輝其次卽季聰皆治裝矣
未申間忽禮科約具奏乞點差蓋章瑾憚行
聞都察院尚寶司得旨俱用次一人因有此舉
俄而六科奏下俱掌印官行而姚鮑因得盡節
瑾竟以此得罪謫死乃知一行一止死生榮辱固
自有定私智小數之人乃欲以區區心力勝之不
亦愚乎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章殿下駕御午門左門

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當別有處
衆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 膝前免冠有

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 有 旨急籍王振等

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號膝

行而前去袍服總咫尺忽王給事中竝衆中起捽

馬順至 前曰姦臣黨在是於是 駕起門掩一

闕間足履之下厥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軍

衛官候 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

頃校尉捽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插歿

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何爲而惟聞

此言以爲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駕出尤嚴門
禁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殺兩人者
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磚石門官呼水滌之
儀公曰不滌可也畱與作樣子門官不能答儀公
氣亦足多云

季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一日
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划龍船朝下卽事射魚酣
笑爲樂或日晏始休柰何予因有午朝之請

奏旣入卽時內批下刻日受朝頗聞此事蓋
太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時外間諸公所見

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記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勣以老疾令致仕當除
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丞馮必政者妖婦焦奉
真之姪輕佻矯妄士論恥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
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以爲太常清職重任
當用文學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由
其道當黜以示懲會 上親擢舊宮臣張文爲南
京太常寺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從六科言削
職爲民 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初京都最重冬年節賀禮不問貴賤奔馳往來者數

日家置一冊題名蒲幅已巳之變此禮頓廢景泰
二年冬至節禮部請朝賀上皇於東上門
詔免賀舊凡遇節鴻臚尚寶中書六科直廬相
接者朝下卽交相稱賀是日予親見鴻臚佐貳邀
大興楊公偕忝賀公曰太上爺爺不得一見尚
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寥不復昔比

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軌楊俊爲都指揮王琦奏龍

旗寶纛事予與季聰謀議既定二章同上一章以

釋上怒一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上所怒罪

人欲營救之非私而何事壞則我當有辭我等不

預知也季聰導之曰流俗佛語不有荷擔如來乎
從王琦則於瀆制有違不從王琦則得罪君父軌
等處此亦難矣有司以 上付之言官既不言言
官而又不言軌等其何辜俄而得報衆皆稱快其
正事體一章且畱中於是言者有愧色事具奏草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竒古簡質悉出 聖
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 賜劉伯溫
書誥等文及嘗見 賜孔祭酒書真蹟皆是也然
多不在集中則知寶藏天府不曾入刻者尤多但
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曉耳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文敏
爲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
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
定焉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盛非奏選 京師官舍家人操習以備非常及乞榜

禁諭流言事見奏草當時有宥密大臣讒盛於中
者曰此事因給事中有子與官舍鬪鷓鴣不勝被
辱懷忿而有此 奏時盛有子僅再周歲亦在元
籍乃知古人無兄盜嫂之謗有之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奏虜面請遣使

迎復當從明日 上立 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

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管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

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王公

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禁王色稍不怡曰當時執大位是卿等要我為之

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以為非大位已定

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紆邊急耳辭暢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既出

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出呼群臣言爾等固欲

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

衆未有答王公面發頰大言曰大人豈可爲此言
今日辭臣皆在此皆 朝廷人一唯 朝廷用孰
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愈厲興安
爲之語塞旣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正副使以
行 勅書旣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
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奉 黃紙幹事他
何與焉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 信二三故舊
大臣然肱廉守人不易于以私惟於迎復則深可
罪也

大理少卿致仕雲間沈簡庵先生草聖擅一時真行

皆佳尤長於詩有集二千餘首先生端厚謙抑好
獎與後進皆出誠意而取與則甚嚴嘗有季訓導
者介先生之友求草書且欲識姓名先生忽有思
曰得非曩訃 奏有司者耶遽卻之其友翌日固
請先生爲易題計某以外之其介又如此早年與
其兄自樂學士同在翰林遭際 列聖榮遇罕比
而伯仲同居友弟之行無間言縉紳中以爲莫及
先生正統中旣得請致仕未 朝 辭而遽聞變
故言及輒隕涕行次直沽手書近體一律寄予極
其悲憤卒章有三秋景物偏蕭索清淚平添衛水

波之句今軸藏吾家

毘陵王綬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與交皆一時名人
遇流俗輒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稱冠絕今古
未遶時盡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
旅邸聞簫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乘興
寫竹石一幅明早扣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
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龍段二求作配
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名筆亟索而碎之其介如
此

上皇駕將旋禮部累有會

奏言迎復事

上多以

虜情多詐爲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群臣同

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輿情甚
欣慰 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

曰來訛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
土地有許多事在訛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
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旣而少保于
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
虞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
焉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
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辯

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當時會 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爲三瀆司所憎云爾禮部事當 奏卽自

奏何必要我連署耶會 奏外惟翰林檢討邢

讓一 奏首有前次 勅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

意一言真爲 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 奏內

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 旨以爲譏 朕者也

初凡有彈糾必六科先承 密旨十三道則因之若

不由先言實自盛等始都督楊俊有罪自宣府還

俟其鴻臚報名即須進奏明早舉劾兵部亦以

此為言而不知其所託者俊之黨也俊又結鴻臚

云昏晚得報以是盛等早將入朝始知之盛與

同官捧奏詣左掖門門內寂然惟窺見籠燭

照地即扣門投奏門隙中中官曰此際駕將

行何敢進奏盛曰今早有當言事君有誤進

奏駕出不得言即有罪皆不可辭中官語塞遽

趨忝捧入既而楊俊就逮不復得請幸免矣此

前未有也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事道皆不

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

景泰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詔允 朝二年盛與季聰約當草疏偕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 皇上孝弟 上皇盛德

兩宮帖然安靜而長久當誼愈深而禮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爲非便遂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景目予言已不爲又沮人不爲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惟劉溥原溥以

予言爲然近聞盧指揮 奏評以來然後益信予
前說之不謬

居庸以北俗擇葬地以驗蛇盤兔穴爲上昌平侯楊
洪赤城墓母處亦然意者地氣溫暖二物皆穴焉
偶相值而相持亦適然耳昧者至爭地盜塋積訟
連年惑哉

于節庵之先世有顯宦至其父幼孤貧流落雖知家
世之貴而不能詳所知者黃鶴山有先塋其兄弟
名山壽海壽耳節庵旣長爲董鏞先生壻先生藏
書有元黃文獻公潛集三山大字本載湖南宣慰

于九思行狀可考節庵能知其先以得此文焉爾
然則人品家世託之名筆其効有如此夫董先生
子中書舍人璵與予隣居間語及此事云

景泰二年予爲殿試彌封官知讀卷事第一甲蓋閣
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途讀卷諸大
臣且曰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少頃
閣老收上一等則判二甲次二等則判三甲也第
一甲三卷閣老圈點畢將午三人者持詣文華
進讀午後填黃榜明早榜出矣蓋辰巳二時榜
中人次第已判定若曰須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

有所不能也又聞試場卷子榜中榜外固有相去不甚遠者數盡卽止無如之何因記周文襄公行部至崑嘗問及舉子曰年少者多遣行彼氣銳利得且科第自有命耳當時甚訝其言乃知此老曾見此事敢爲此言 雖然亦豈止科第爲然哉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奏築城遷衛于此有僧慶西堂者辨精地理術實奉 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角地以爲必王侯可當此楊昌平時爲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巳春泉果溢不流今則復汎溢矣昌平第

潭潭餘百間都御史李公下予相度撤其材以飭
樓櫓營壁之曾經兵火不存者其闕將軍祠潔麗
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得
宋學士所撰開平王常忠武公碑文因諭于衆曰
公有功 國家其收漠北嘗道此而是邦及其封
望所在請易爲開平王祠仍環書碑文于壁旣成
始聞僧之言而益竒其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目
昌平爲楊王昌平爲人雖多事先聲要必曾有是
說

尹鳳岐先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節之最肱記

予僅記其一首時應 詔舉賢良方正卽得授八
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詩曰五
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早去養兒
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時預讀卷公素多笑謔是
日莊重自將持卷一一詳檢視訖收寘端好衆以
公少文竊窺議之莫可知其如何俄而尚書泰和
王公讀卷畢公徐起手卷子納案上作一揖王公
搖手却之公又一揖不交語歛容而退於是王公
代爲品第而還之衆由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

然也

真定邏卒獲一人爲虜語甚習以爲先被虜見留虜
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中
數日而今抵此蓋先爲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
奏虜酋爲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荆等關
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詔止治備
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
欲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
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涑水張
鵬心疑其事百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

荆郎中家僮久住京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作業
被搯楚潛匿于外妄爲此言彼邏者從而傳會之
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
史之剛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吳思庵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
趁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
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
供談笑也

景泰二年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熾日益甚且聞
大臣中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門如

往年之事王振者季聰偕六科十三道上言盡暴
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旣成對衆復
增二語曰復起群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
路蓋厚嫉大臣之儉小者也旣奏 上卽 命錦
衣捕治之後雖獲釋然迄今不復肆云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聲 仁廟時歲己巳布衣

忝 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甯懋
真定同知阮遷于三人皆竒才可用適報虜酋也
先犯紫荊口時石亨爲時倚重偕于尚書治兵土
城外衆議欲以通副亨名謙等至 左順門通辭

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宜
專用通衆導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
六科聞譏負重名 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
拒稍却則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
不久竟卒謙亦累有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舊
老少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
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比虜之來朝者宜
驅置於南方忤 旨下六科十三道 議以聞吏
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藁辭過罪觀季聰導之易不

從亟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藁閱
王郤以 上促奏急閱之恐緩索之再始出以相
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疎謬其前言老猾蓋意在
大臣但辭連權姦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
諸君當熟思之藁須再易王曰 上怒甚不可易
盛曰當明言觀槩指王直等爲老猾非宜或可回
悟 上心季聰言所引春秋公會戎于潛亦非胡
傳本意王以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對盛以王遂
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事不易或可若
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王曰觀嘗考蒲不得陞私憾

吏部為此十三道已具此說藁不具此已輕矣蓋
時有大臣新遷吏部者嗾科道為此說也王素於
盛厚因附耳諭此意盛曰雖不具具等耳藁必再
易王曰君柰何執欲佑觀乃謂曰 朝廷大開言
路未嘗罪一言者今雖怒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
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今罪王振馬
順諸君而為此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為
之而 朝廷受不容言者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
不為他日身計耶王意若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
謂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謂明正觀罪以為

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爲老猾於是衆皆曰好而退旣而奏入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若干且調外後乃知奏惟忝冒頭餘皆如舊藁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及杖觀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王不霄壤異耶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繫獄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鞠焉俄又命錦衣指揮王某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而先生至適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

先生告以忠誠之實 上出有問某具以對 上

稍悟 命仍就獄蓋王祓 旨急趨出時與先生

相失於 端門左右而立俟於 西長安門外久

之始得之守衛者曰罪人入久矣王急趨還則先

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 君父天也天佑善

人豈欺我哉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

胡出不由甲科詫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

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蛇

張弛氣象如此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退禁門側尚書胡公手
一揭帖文武重臣群立傳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
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趨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王詔旨以爲由此而觀 上皇之出非遊畋
無益爲 宗社計爾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
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
載史書難洗未有書上脩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
甚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高學士衆因告公曰連
日言迎復 上意屢以虜情多詐爲疑此所言若

封進見朝野同情或可感動 上心公忝質之三

灋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以告于少

保于第言使封進亦無妨蓋其意亦持兩端因詣

禮科草疏同上疏謂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

云俄頃得旨繳進時衆候諸塗扣之胡公欣欣

言適三灋司云不可進已還之高矣茲復取來故

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

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龔千戶者聞捕治急首

罪下錦衣獄門謝二鎮撫以當具奏而不具

奏坐不應尋會赦得釋聞龔千戶其名遂榮

惜不曾識之而揭帖亦畱中矣

南都數年前一時人物之盛勲舊之賢如襄城伯李
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
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
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豔發如少卿楊公志勤
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
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脩雅尚可以廉
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惜乎二公嘗請老而不得
近爲南京十三道官詆其貪戀時論爲之不平二
公亦因是去矣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而已矣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

嘗毀譽人或以

爲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我知不善則當去我何
可徒言哉且晚東朝房小憇前呵雙藤立戶外
官僚行道以此爲驗徃徃有挽驢駐馬折而還者
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憎伏彈壓之實焉

劉原博嘗見姚榮公小像僅寸許周遭皆書公詩句
警聯如詠團扇云掩歌聲不散障月影同圓御溝
詩云靜涵金殿影清斷玉街塵此類甚多

詹孟舉篆書唐人早朝詩四紙孫叔英得之談以宗
家用筆絕類泰不華王貞婦碑一題孟舉二楷字

皆有姓字圖書印孟舉篆書余獨見此云

松江曹雲西善詩畫家富盛極一時其孫幼交號雪

林客授孫至德家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錫塗之

月夜携客痛飲稱瑤臺云其侈靡至是蓋元氏習

俗也一鄉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玉山可相伯

仲他貲富有餘而文采不足者不與焉雲林玉山

事當別有記要之其富而不知節可爲後世戒耳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奠云出內閣意

景泰中奉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蟲

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等

八字識者驚異事不能無感於往事焉

袁子英晚年惟一子生申爲縣吏坐累笄子英徙南
五京以卒詹孟舉挽詩曰吳門山水隔陳雷魚雁依
然得往來書後常思洞庭橘詩中人寄隴頭梅但
知抱道非貧病誰料生兒是禍胎老淚盡從枯眼
出西風遙灑鳳凰臺葛芳蓀父晉仲翁能誦此詩

袁宗魯云

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傑與趙屯吳氏有姁
媿張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松江錢鶴臯作亂
遣人詣張請相結約爲應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

賊也吾從汝叛耶大書叛賊二字黏諸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太漢傑曾孫舉能言之

錢知府所初習舉子業從節之游其外祖吳思庵先生作小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隲二文章錢故富家先生此詩蓋懼其或至於驕而隳亦規諷之意也

福嚴寺老僧景燮頗能詩先人極與相好嘗中夜對飲時予八九歲侍几傍僧云夜深燒燭短予應之曰話久引盃長僧大喜以予能記杜詩而予實未

讀杜詩也景燮瘦削有寒士氣澱山釋宗潮豐厚而癡重二僧爲一時鄉里所推先人嘗云潮外而燮內云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脩譔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卽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卽已之曹文襄性敏大篇下筆卽成馬狀元尚書措詞頗澁每爲文襄所譏切馬才介也一日餞客所序文出文襄反復餘千言二王先生適在座文襄舉似之曰草草寫成耳二先生看

讀畢僉曰才長才長諸公才學心量之不能同此亦可見

黃鐸字希聲末樂中鄉貢舉人嘗授徒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地叔祖手携家兄仲盞從之學三日不授書唯命以正立必欲堅不動或怪以爲問曰讀書易耳爲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爲善教鄭有林先生初作先祠客有問資價者鄭對以工費之詳適希聲在座客退希聲曰設後有問當惟舉木石工價若飲食日費畧之可耳蓋好事須從吏不則恐沮其志也

夏忠靖公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
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
俟贊者至禮畢始就寢胡毘陵尚書凡一新服成
必入朝見君後始常服見客楊東里少師一日
新修廳事門成戒兕曹亟治具邀楊仲舉先生過
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仲舉蘇州人宋和
王之後官至禮部尚書前輩之存心有如此者
嘗過光福葉子昌家閱其譜壻陳瓘宗人夢其皆有
序所錄宋金紫裴恭公墓銘云塋貞山廬熊郡志
有蒸山又云裴蒸塋真山者疑爲嫌名改蒸爲真

耳以予觀之葉氏銘未必失實起本貞山後人訛
爲蒸而真僞於刻工耶時有蘇士有云姑蘇諸
山惟貞山可卜雨有雲氣上騰則雖晴必雨豈又
以此而爲蒸耶子昌與予同姓名尚有宋誥三通
其二裴恭之子侏其一其外氏凌姓者云

鄧尉山中峯東北向居人相傳地名黃墳蓋宋刑部
尚書黃狀元田墓也贈工部尚書崑山王公未和
夫人卒得塋地於此勅營墓焉黃氏故物可見者
一石人半身裳衣之制儼然今壘石墻上瑩墻石
窻一方雕刻極工緻今在王氏庵中墳下石甃小

河亦極齊整今於途泥中疏出通流

訓導吾豫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經邊事兵部 奏

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侍郎曰

是常攪我兵部者何可與之尚書泰和王公曰官

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私計侍郎

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於兵部

于公見公牘喟然曰柰何使應薦士至此遽與準

收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莊伯和積澳名醫好恢諧一日本無易遣家僮持簡

詣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和給之曰若翁欲

借藥磨耳汝當負太且書片紙以復曰來人面稱
名姓罰馱藥磨兩遭無易得之大咲卽令仍負磨
以還前輩善譌風味如此伯和子允恭誠確老醫
常往來吾家猶及識之

李無易名庸一字無逸磧澳巨姓頗尚文學國初坐
累徙雲南發龍江寄親友詩曰不識雲南路今

第一關

舊驛連新驛前

山接後山我心無愧忤天道有時還鄉間往往見
無易家舊物孫叔英家有洪武祔行鄉飲禮詩卷
余爨序趙丹林龍角鳳尾金錯刀竹二幅趙松雪

小蓬萊三字刻匾字本顧王山家物顧一孫贅李
字因在焉字初爲村氓得之以其背斷草豢豕云
野水舅家中吳紀聞殘帙卽余得之而失太者先
孺人嫁時青銅大鼻鏡皆李氏物也

山陰花溪蔣貴達老先生顯司訓崑庠質實敢言一

日郡守况侯鍾行部侯嚴不可近先生遽進告曰
頃見郡中新刻忠經大非是馬融何如人其言何
可經也衆爲之驚慄侯待之殊從容徐曰偶見此
本改則未敢耳先生極知愛予鄉試就考者衆予
以學未至不欲預考先生強之再三且擁予入察

院門是年果止予一人在選中

莊瑾字公瑾號采芝龍江章氏之後晚居李墟能詩
善草書學二王而硬健骨立自成一家尤長于畫
師灑夏珪馬遠蓋張可觀以後一人而已爲人雅
淡有高致日登山臨水所至成趣遇知己觴味竟
日盡或頃刻可成或數日不欲著一筆與同里沈
夢萱先生契厚今沈氏收書跡畫本特多寒山拾
得像春江送別圖皆不媿古人詩帖有酒熟床頭
雪蒲鋼南墟書屋正春寒及糟鵝掌凍鱉裙等句
其風致可想見也

松江李墟沈夢萱先生資深永樂中舉畧通書史吏部試招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毘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畫命題卽忝筆一律其警聯有玉沙十里江村暮鐵笛一聲煙雨秋之句吳思庵先生舉堪任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兩事頗相類論今思庵集不載

程明道先生外舅彭侍郎思永行狀云蜀人以交子

貿易藏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稠人中如已物公
捕獲盜人使疏其黨得十餘輩黥流之盜遂絕此
卽今京師小李之類小李云者意其爲昔時此
賊之首猶健訟者所云鄧思賢耳

予在邑庠時庠友吳芳廷實家睦茱得故塚誌石見
題云高平郁氏之墓政和六年葬常熟醫學訓科
郁鼎智其家相傳先世葬崑山高平橋西但不知
其處耳至是得墓銘柘本與譜合欲訟之官由是
墓歸郁氏至今封樹蔚然景泰中進士薊州錢源
者嘗以公事至崑訪其祖壠錢云聞之乃祖吾家

墳在學西北故郁氏媼也學西北郁氏墓旁雖多地據地者以無所於考不可得沈通理爲出其家藏雜錄詩文小冊有洪武七年縣人盧熊所作錢瑞妻章氏墓銘一通其文曰塋縣治西南郁氏先塋之東北據地者始無可辭錢且訪郁考其故譜乃知郁之壻有錢道判官郁衰有功於郁郁因以一子後之冒錢姓云兩家今通譜此二事出一家固甚竒亦可見墓文之不可無也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慶而尚謀有古良將風一日達賊迫城下人心洶洶自登城視師酣戰間馬溺于

前左右急呼用草裹衣公笑曰草菓好喫鷄生也
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

余尚書茂本爍父嘗爲鑷工茂本旣貴每造謝隣曲
不遇輒曰煩爲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鑷
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茂本美風姿有俊才爲
縣學生御史行香見茂本曰此子外材好內材何
如茂本應聲曰爍有詩八句其首句曰外材爭似
內材高餘不能記又一日茂本方與諸生會饌一
微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
香青菜熟諸生有能對此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

人老赤心存

范啓東言長陵於書獨重雲間沈度於畫最愛未嘉
郭文通以度書豐腴溫潤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
有言夏珪馬遠者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宋僻安
之物也何取焉暹之內父錢唐蔣暉字灑歐陽率
更多清勁屢不稱旨暉官久不進亦坐是云

霹靂於邊墉高處歲恒有之震死者或不見其人其
擊屋柱椽竿之類常見其破處有痕似鐵線路或
云螿龍所藏或云龍變化而起又或云毒虫被擊
皆不可知又云雷神極巧如人被擊火或燒其著

體衣一層無遺其外衣仍存若一傘或竹骨皆惟
蓋柄則皆如故如擊塔廟數佛龕坐其一粉碎其
傍諸佛儼然亦有移置他處者此類甚多惟擊發
之時雨輒驟輒有火有硫黃氣此則皆然也先儒
於此成說多矣而亦不悉其故豈亦以神不當語
故耶

嘗見胡毘陵應酬詩文藁皆片紙蒲書聞其雖破紙
少許見輒用補窻罅不棄也今日聞王鹽山兀屬
公牒藁皆用所受外封旣謄畢卽以作繩絞仍漬
以剩蠟俾照夜皆儉德云予每作書牘或寫鄙作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八

水東日記摘抄二

葉盛

正統四年廷試榜出萃亭錢溥原溥做宋人王十李
三之詩自誦曰舉頭暫且窺張大伸脚猶能踏小
張或者以其言近於忿易之曰頭上小張纒踏過
舉頭又見大張來蓋會試崑山張穆敬之第二溥
第三廷試第二甲崑山張和節之第一溥第二而
和則穆之母兄也

予馬營小詩有天門行看六龍車陳少卿和韻有將

軍還數李輕車或者非之殊不知唐人飛步登雲
車垂鞭直拂五雲車太平天子駐雲車君王正候
五雲車來往五雲車應將性命逐輕車車字皆天
遮切昧者槩以九魚切車字故爾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
均稅額以爲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
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物行十一
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
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
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

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繫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餘姚陳惟寅先生教諭崑山頗喜談風鑑嘗曰舉子梁昱當甲科瞿泰安不失副榜况家貧宜亟就也未幾部檄先生會試同考昱泰安治禮記先生本

房也比揭曉泰安名在第五是不第先生嘗謂余
曰吾宦不達忝預主司競競焉圖稱任使榜未出
之夕猶停燭閱首卷加精考焉以爲亦天下士孰
意爲吾泰安也使知爲泰安吾誠避嫌當棄之矣
拆卷時尚書以下皆屬目首得岳正衆皆曰得人
次陳鑑次某衆皆云然至泰安吾爲之驚愕且無
一人有言少間幸而監試白御史圭曰此亦當在
此我知之矣我同官項御史曾推此人使無御史
言吾汗流而熱恨不卽死也噫名聞不揚朋友之
過誠然矣泰安於經學有工夫但岳陳等素有聲

太學泰安舉自鄉縣未爲都人士所知耳昱美丰
度有孝行學亦純粹蕭祭酒亦許其文必在甲第
竟以國子生選平定知州泰安官至刑部郎中與
昱先後皆歿矣愴夫

臨安錢宰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其高廟禮
徵同諸儒脩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
四鼓蓼蓼起着衣 午門 朝見尚嫌遲何時得
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 聞明日
文華燕鼎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
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

系金身系卷一
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
門帖曰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
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券
王像則在台郡長房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
訟之者泐司將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
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
先生見之驚曰某如此本無何得誑君公笑曰
在泐惟奏事不實耳聞者乃或迂先生而先生
不亦純臣哉

王抑庵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
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卽欲于撓選汰者曰偶然題
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
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卽當舞袖長
要多切中云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爲
兗州知州旣視篆卽具奏以印文兗字誤類袞
字上不怡曰秀才無禮便道我袞哩幾被袞第
熙字公暨睢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藎鹽
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

糸金... 卷一百三十八
累歿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聖製也

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聶大年詩三十年來作家絕唱也有文集若干卷袁
衷主事愛其醉後跌起口占詩云老我不勝金谷
罰傍人應笑玉山頹之句王翰林稱其願得明朝
又風雨免教行李出都門而吾友張篠庵喜誦其
送僧十年湖海孤舟別萬里雲霄一錫飛以爲不
能忘之但未知大年曾以此爲極致否

楊武襄洪爲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
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

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人知於閣中廬陵楊公
輦皆愛重之如初爲指揮杜衡所誣以魏尚書源
覆旨而衡貶廣西繼爲部卒李友全等奏上
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
張英嘗奏今總戎石公蔚州千戶張宜奏劉
侍郎璉朝廷皆寘之矣祖宗扶掖人材之心
其盛如此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會禮科都給
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篋相
與惋嘆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日在內

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無補
病中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
景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藁明
早當就君取觀旣而盛曰兩事須先後言蓋言群
臣酒朝廷寬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
欲取回者若僉言之萬一止下戒飭之命再舉
則難然必得群臣會奏庶幾可濟因偕謁諸大
臣如金尚書等皆佯贊可行無實心且互爲推讓
無肯居奏牘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
盛言中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學士言事

中及之外人來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奏官
多民擾中略及乞時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
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叙奏有言

此亦有例見行侍郎諸懋卽揮筆批定盛因曰此
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衆因之則合辭上請上
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鑑力贊會奏蓋陳亦

受謁者也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日兵
部有奏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
觀事體如何且主上仁明多有得旨已行因

論列而卽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而上負

朝廷下負言者耶禮部胡公廼易批會 奏竟不

果他日因某 奏南京沿江盜賊 御史錦衣

衛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爲當准擬盛曰錦衣

官校近已革去當止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

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又因馬顯言戶部請

議節省用費顯意欲裁戶部額外官嘗有後言而

對衆又不言金尚書因畧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

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嘗聞宣德中 內府

工作答應之人多與軍職雖老病不代支全俸此

輩正亦冗食金云此當卽查行旣出有大臣呼盛

曰適言冗食官尚再細與尚書言之盛物不虞其
僞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葉某在議事處如有少
保責任在已者然我名之爲葉少保云蓋例凡中
外陳言 奏皆禮部於 內府會六部都察院大
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會議禮部侍郎宣
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無出
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未嘗有言
盛誠違衆矣

予爲舉子時聞同舉者云國朝狀元多不能至金帶
時陳泰和馬臨胸曹恒山皆在內閣未幾三人皆

系金... 卷一百三十一
進官侍郎盛矣已已以來商同年繼之彭純道又
繼之商亦至金帶今馬曹逝矣陳謫戍商歸田惟
彭預閣事官太常少卿云

尚書呂震前左都御史劉觀皆洪武中人物熟知政
事故實故廷論之際每下視諸公然皆鮮學術欠
清謹諸閣老嘗短薄之蓋亦由此景泰中廣西憲
司 奏土官副巡檢犯賊王文都御史以爲土官
多世襲當初犯復職再犯具 奏定奪後經革申
明蕭都御史覆 奏益以以夷治夷之言殊不知
諸司職掌所載湖廣四川雲南廣西世襲土官者

如廣西右江之岑黃四川之田楊宋元來世長蠻
夷其種類謂之土人如猺人獯人之云蓋本邊夷
故凡取問必請 旨發落必具 奏今廣西土官
副巡檢雖間有猺獯而軍民籍人民爲多廣西多
正統中所授廣東亦間有之蓋如陰陽醫官之類
以其爲本土人且同流官署事故名土官以別之
非彼土官若也又天順初元四川重慶民鄧錡陳
言有云交易銀兩罪同黨惡寇公乃叅爲誕妄之
言不知其爲洪武禁例中語此大臣 所以貴無
事不知魏相所以爲漢名相有以也

方言語音暗合古韻者多今山西人以太爲庫閩人
以口爲苦忝爲祖是也吾崑山吳松江南以歸呼
入虞字韻而獨江北人則呼入灰字韻如是者多
又不可曉也

左都御史自劉觀後不輕受觀以前亦可數也近年
有陳鑑王翱楊善王文馬昂蕭維禎寇深軒輓鑑
翱善以恩文以保薦昂以軍功維禎深以超進輓
起自刑部尚書致仕改本官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蓋始於王靖遠
麓川之役已巳多事以來繼之者衆矣繼靖遠者

矣尚書璡也于少保在京師王壘山馬滄州之
於兩廣石璞於關外於湖貴王來嘗於湖貴皆是
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糧始
也

禮部尚書致仕毘陵胡公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
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列聖寵遇聖

德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
謬誤矣公咲曰無之因詳舉四五事公不妄人也
謾記一二可傳者曰太宗命濙使外濱行而

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

日試觀如何 密 奏來 奏所書字須大晚至

我即欲觀也 甚至於南京旦晚隨 朝 勅免朝

辭以不敢 盖凡所見 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

如一日趨 朝勲臣某者語譁侍衛槌之仍口

奏有 旨不問既退 朝亟 宣侍衛者賞鈔若

于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

寬其罪而媿其心 殿下之明斷也住稍久隣居

楊學士士奇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

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回 奏令所從

校尉給驛驢齋 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

獨召某至 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
才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
難耳吾欲用汝但汝官小時某爲都給事中數日
上召吏部特陞某禮部侍郎吏部 奏禮部缺
左右侍郎 上曰左侍郎又某爲都給事中已叨
受 上知每缺給事中輒 命舉監生等堪任者
具名以 進 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如某
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汝與楊士奇等議巡
撫須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 奏比年糧餉多
稽差部屬官動數員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

而事集 上曰爾等試舉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
疏薦某等若干人 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
吏部後言某等侵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
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
慶遠生員迎候悉 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
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之蓋懲英國殺黃叅將
事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洪石亨洪自百
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尤甚
也先犯土城亨與于尚書等在軍中損軍敗將頗

多然將士失律無被譴罰者兵科以爲言上命
特云亨等而亦如故後聞尚書言輦轂之下自專
誅戮非宜王忠毅公麓川之舉則異是人多能道
之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
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而
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
其馭土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三日有
驚而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
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

人心始勞以酒食答來把飯然猶有善處未嘗有心於拮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爲輕重其最可稱則邵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 奏幼子

鏞正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 奏請襲安遠

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爲謝則邵之曰我豈爲此而爲之汝殺賊報 國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馘甚

衆蓋有以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拮斂與桀大異然猶能文飭籠絡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畧亦見盛 奏中以政之治忽繫乎

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嘗署
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灑度嚴如按察司以此
見忤透官其然豈其然乎晚年被徵修前史至京
而卒予嘗比之梅聖俞宜也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
國而性稍褊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旣卒人謂
中貴衛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
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郎
劉公璉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于之

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
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鄭卒時語不及私惟
云此大同我 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
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昌時爲斷事云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中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
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 朝廷
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公何如曰強虜視
之嬰兒耳又舉得時名二邊將問之曰彼何嘗臨
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爲公曰我非其人曰
然然則爲誰曰無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

將校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爲大將彼有時名者爲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以備他日之用矣

故事凡各部請 勅行事該部備詞奏 請旣得

旨移文翰林卽今文淵閣下學士依 奏草 勅

不能異也景泰六年正月獎勵獨石殺賊一 勅

獨不然兵部 奏獎勵 勅詞則多譴責且當時

有 旨發兵是宣府總兵等官所 請無預獨石

而 勅獨石云爾等 奏要發兵又全非事實予

甚訝焉蓋惟時閣老以權臣自任不復顧憚惟其

意之所欲爲矣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 文華

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

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克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張學士士謙夏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歎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游皆有志作文寫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閣賦題士謙藁先就仲昭見之卽不復下筆旣而士謙以仲昭寫竹石愈已也亦

然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近代雜書著述考據多不精如翰墨全書以彭思永
爲明道母舅事文類聚以閒門要路一時生爲族
門要路一時生之類至傳寫刊刻皆然所謂氏族
大全尤甚湯公讓指揮以博學強記自許一日劉
草窻家偶及趙明誠湯以爲趙抃之子予偶記抃
之子峴明誠則宰相挺之子也湯大以爲不然
徐元玉在座亦不能決曰明日當考書負者作東
道耳湯退旣詳考得實乃携氏族大全叫呼而來
曰本子誤我矣近考廣州十賢李朝隱一作李尚

隱因訛而爲李商隱亦出氏族大全云

珠池居海中蟹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蟹丁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舶環池以石懸大組別以小繩繫諸蟹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組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未樂初尚沒水取人多壅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泐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蒲取泐無踰此矣

玕珠初採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次年

採九千六百餘兩每百兩餘四五兩大約一升重
四十六七兩次年大者五十餘顆計一斤重云價
近白金五千兩御史呂洪云

劉侍郎廉夫

清

余同年鄉舉自負文武才籌邊論兵

歷歷如見景泰初爲庶吉士上書論時事遂見用
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
忤意旣而出贊湖貴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來皆
有論薦還朝吏部擬遷本科內批特陞刑部右
侍郎廉夫性嗜酒不拘細行頗不滿士論天順初
改四川叅政聞有詩云一封詔下九重天臺

省諸公盡左遷自吟風流老叅政畫船簫鼓下西
川

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陞機宜無
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貞
間遇知已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亦
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
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字又甚而造
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莫出 禁門而已徧告多
人斯極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
福量之薄厚亦於是乎見焉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
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鄭牢度有
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
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公固廉正賢
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亦以鄭牢言者
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記貪矧廣西素尚貨利
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
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文曰人云土夷
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
則朝廷有重汰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

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夏太常仲昭常聞之楊文敏公榮曰吾見人臣以佞直受禍者每深憎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

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

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

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

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切讀千文見書本是天

地玄黃未知是否文敏之言如此不審明者以爲

如何

近年大臣各醵白金送寺觀祈報行禮云始於陳汝
言 萬壽節亦然云始於楊鴻臚左闕門上紅墻
下黃瓦小直房舊爲內臣所居今爲大總戎候朝
處云始於石亨 東長安門榨子外各堂上官團
作一揖而後各就輿馬亦云始於亨予前年入京
見此豈皆所謂時變耶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
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汙
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
殃清風兩袖朝天太免得閭閻話短長

中書舍人盧儒字爲已號重齋崑山人博學能文善
筆札文學韓柳書法歐顏自負甚高誠亦時流罕
及或請文藁曰吾有腹藁耳吾昔備顧問翰林一
日上促雪賦急諸公未卽就小子一掃蕭狀元見
之吐舌忝太其文今多不傳然其爲人頗顛迂僻
陳孟東者招飲入門偶見胡仲子文一冊席間飲
食外手讀此文不已不與衆接一談雖誚之不復
顧也一日鄉顯宦往候之讀書閣中久不出其子
姪請之至再曰客候久矣遽答之曰爾何知彼曾
讀何書來

景泰中盛 奏旌褒用兵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
指揮脫綱僉事王晟爲首蓋兩人皆有賢能之譽
又其死綱出倉卒晟極慘酷寂灼灼在人耳目也
後數月偶得御史林廷舉按兩浙時封事藁亦止
以兩人爲首吏部議覆不果行乃知此等事不約
而自同固出於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義餘烈足
以感動夫人也歟

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
中亦多可爲警勸者謾記一二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幃多少漂零在

外頭南山頭上鷓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
妻爺心喜前孃兒女好狐恓

叅贊軍務等名始於洪熙初元以武臣疎於文墨選
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
以叅贊叅謀軍務總督邊儲如大同則今戶部尚
書致仕丹陽沈固宣府永寧伯處則戶部侍郎崑
山劉璉山東遂安伯處則福建布政會稽周願廣
西則副使劉紹人稱劉司馬也固璉則叅政願則
叅議皆山東布政司固璉初滿九年陞俸二級再
滿考轉京職協贊又其後所稱至提督重矣若王

靖遠之總督文臣軍旅之權極矣天順初一切革
太都御史白圭在湖廣摘勅中語署釐理軍務
辛巳勅盛協同征夷將軍總兵官都督僉事顏
彪釐理戎務同時數勅皆云然惟顏彪一勅
內云軍務盛仍云云

顏征夷云都指揮馬良最為上所愛嘗得騎行

禁中中官以為言上曰吾欲壓馬爾中官又言

此當屬御馬監官上亦不之罪也良妻亡

上每慰問之適數日不出上有問左右以新娶

對上曰誰耶曰寧陽侯女上喞然曰信有之

系金... 卷一... 三十一
此廝夫婦之道尚薄而能事 我耶屢杖而疎之

參將范信兵旣入大同里俘獲甚多旗牌官人給賊

婦一二人值昏莫拘繫一室中夜哄然視之乃三

四人就雉經也此猶或怵威懼死而然又有一烈

者馬旗牌官某得賊婦年尚少負一小兒過嶺忽

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自投嶺下歎嗚呼

忠義之性出於天何地無之亦何人無之婦可謂

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夫賊猶不忍負賊使婦

而夫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又當何如耶吾於是

而知事人而二心者之有罪也

廣州知府沈琮嘗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
典阜隸允諸司多屬意焉蓋早有定數得之多或
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
人琮司阜者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
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是已

顏總戎養疴廣州問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方
二人先後至先叩李名遠曰汝術較梁萬方何如
曰萬方精我固不及也他日以扣萬方曰我則不
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比錄功藉衆紛紛請乞
營處不已右衛百戶周寧劉昇獨辭上官念其勞

系錄彙編卷一百三十八
強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之號士大夫者妬賢忌
能不欲已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傾其人而公之
與夫恬不知命分奴顏婢膝惟進身固位之利是
圖者視二人其心得不愧歿哉

六科衙門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

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自來允公文承 旨皆

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戶科都
給事中馬顯強欲稱六科都給事中已失之今止
稱六科亦未爲當也

都督喜信回回人兩廣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達

遼人阿魯台之孫也兩人不供佛不禮神不拜炭
殯曰吾回回俗皆然遼遼則間有之佛本夷人固
宜神則有當事者而吊祭之禮不知則是其自異
於華夏矣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候朝
之所兩門入惟都御史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聞之
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聚未嘗與諸司群坐立
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殿廬幕次惟中丞獨設椅
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嶺北倉庫草場中皆有土地祠倉中奉蕭王問之則

曰鄴侯蓋以鄴侯嘗督饋運故也其配則吉知陀
聖母旁卧一犬則曰厥神甚矣其可笑也廣西桂
林府倉土偶淫鬼尤多金書其扁曰倉王之祠皆
嘗除毀易王城隍之神蓋周文襄公於蘇松諸倉
嘗爲是似爲近理從之廣東德慶州儒學靈星門
右像祀護學佑善大王云甚靈教官懼禍不敢撤
因出案毀之易主趙師旦諸公云

試錄自宋崇寧中霍端友榜始當時本今不曾見嘗
見元時廷試錄家狀初授官及所對策而皆在馬
國朝鄉試小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

洪武末樂中考官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序文亦不拘篇數其序文禁稱公考官止用實授教官序或書總兵武弁鎮守中官三代或書曾祖母等皆出近年至兩京序文稱臣餘皆具姓名皆因襲之舊今年廣西以邕總兵鎮守而弁衆人不書姓名則無謂甚矣

陳汝言罷幸時一日論學士進官或以過多爲言汝言曰唐太宗時十八人今何謂多耶於是同日拜學士六人之命汝言之便巧類此嘗聞曾狀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後得侍講學士太宗一日

顧近臣曰曾祭已與學士矣意猶謂其得之早也
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礪人才如此

孫狀元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黃旗插其門上
有狀元字先人一夕夢雙龍壓所居屋脊天明語
畢而都給事中 勅命至駙馬都尉周君景寓未
平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已而被選皆奇夢
也

今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當撤太蓋前元及建文
中有此銜號宋以觀文稱殿尚云誤犯煬帝舊名
也此不知何時所書正統中院新落成尚因之耳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正直聲稱藉甚爲紀綱所間歿仁廟每悼惜之嘗見今南京太僕丞雲間葉惟潔云乃祖錢塘知縣宗行以廉能獨爲新所重比卒新爲文手書祭之眞蹟尚存監丞阮隨云浙人能道新異政縷縷如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太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對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廣東陳僉事濂云周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

系金...卷一百三十八
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

京師印賣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處不
三陽好事者遂以爲用三內相之徵舊又有金臺
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復印行新年
乃有復辟大事蓋是年京闈秋試策亦及正統內
閣大臣因子不預選又重加箋註則亦豈偶然哉
太祖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卽
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爲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
爲式俗因呼爲樣房予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
書前左都御史蕭公所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之

禮臣下如其厚也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生詩
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却之請之固則曰解經書自
難爲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况六經已有
傳註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
專爲進取計能怠學者求道之心故也昨聞欽謨
言蘇人有集解小學書求序於吳祭酒節者祭酒
亦却之曰吳思庵先生子鄉先生也其人且遶尊
况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也祭酒固李先
生高第弟子云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尚書
海豐王公學行樸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相
能未幾王陞戶部議事常期于輒不得還人謂兩
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叅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舉
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朝
常先期奏止之七年夏聞四川侍郎羅綺將還
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予協
贊嶺北與今年尚書富寇都憲深李都憲秉然皆
亦在 奏中又聞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舉人固
虞事變將作矣

國子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黃翰爲童州交
翰旣敗太士夫中有毀責之言先生輒諱止不欲
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語
予竟迫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於
予有憾也後先生跋予幸學卷乃過辱見與於是
聞者釋然謂先生初無他腸其於翰特篤於故舊
焉爾先生其亦厚德之士哉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爲中貴人
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以問楊文敏公
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吝惜小費而邊患或生則

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或曰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廸皆出姑蘇兩人
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峯見之今按高詩
見姑蘇雜咏范詩則不見於集不知何所據也附
記之范云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峩仰憑天作紙
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過還成字千載
只書空山靈恨何事

會稽王冕元章其爲人見宋潛溪所著傳今人間往
徃有所畫梅花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多元章自
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開

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
可觀又聞初見 太祖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
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
誰信江南別有春睿意極眷賞之

獨石書板刷墨用帶毛兔脚廣州則大香櫟厚皮又
獨石苦寒處素不產藤竹人家籬榻等用則取綿
桺條爲之不異藤竹也乃知天地生物不絕生人
之用顧用之者何如爾

陳都御史智以教官多猥茸且鋒鋷畧盡難稱激揚
之任以是不得任御史有輕薄者恨之作詩曰陳

智如何量不寬斯文不許入臺端誰知 為民

太曹泰分明是教官以智太坐泰言災異故也夫

無人不可用况教官乎顧其人何如耳教官如今

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富何可少也泰復陳姓今左

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

...

...

...

...

...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水東日記摘抄三

葉盛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皇太子偕漢趙二

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輦就

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

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卽應聲曰更有

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

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

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

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 上詈之曰反變敬曰固

不知孰敢反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

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釋之

此與凍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蓋其同使

交南奉御張榮云

近內閣翰苑諸公有賞芍藥黃字韻詩號玉堂賞花

集盛行於時末新劉學士之弟行人寅之一日笑

謂其兄曰我亦有和篇因卽誦之頗寓譏切意卒

章至有從戎謫宦有倪黃之句聞者不覺失笑蓋

賞花未幾而倪學士戍開平黃學士降授廣州通判也

錢學士原溥言交趾僞學士承旨某頗有文學其言曰國人多往來中國詩文僅見國子監一碑計亦非一人之長也其誇誕如此

臨海陳僉事先生璉云昔翰林陳登善譌一日見刊

印章中舍炳如所作詩登戲之曰昔西江士有偕其友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板友人驚目問曰夜甚寒何得開板答曰偶氣洩恐薰及吾友耳友人曰不開板薰止於我開板則薰及多人矣氣洩

系金身錄卷一 三十一
自氣洩奚以開板爲炳如頗銜之

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每爲同事將官中
貴所懇留聞士夫中喜談星命者亦頗厭之近見
富鄭公以祿命不利稱病歐陽文忠公避五月不
上官知古人乃爾豈亦未能免俗耶

陳僖敏公治陝西王文少保爲按察使金榮襄爲副
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疑隙僖
敏金則稍舒景泰中金爲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
蓋文實主之聞金乃以袁旭事復之奏雖留中時
事則可嘆已僖敏屢爲文所侮一不校金至部正

位在臺官上以僖敏舉將會聚每辭就次席士論亦以僖敏爲寬而以金爲近厚也

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兄譽之座客曰舍弟此詩云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旣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爲不甜一座爲之絕倒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爲襄城伯諸公所歆服一日得旨欲生席進京襄城密召殺席手計擒取方畧旣定始以畧於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廬陵楊

公歸省過南京公適然病在告廬陵公就卧内候
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尚爾老
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容謝焉後來為公
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公在南京帥府參
贊機務襄城伯中坐公旁坐且視事皆襄城處分
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為言公曰體
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後來參
贊則皆有不然矣

近見南歸紀行知楊公歸省事
與此小異要之所聞亦有之可

互見也

正統中內閣三楊先生恩寵多出常例惟皆得奉

勅歸榮中官護行文敏因卒于武林又嘗見馬
侍郎愉因父病得賜歸省蓋皆希濶之賜也
景泰諸公寵賚視昔已加近年徐武功及今李
宮保榮寵之推頒錫之盛蔑以加矣部院正
官亦然足宜蹠蹠濟濟感恩圖報之多其人理
固然耳

嘗見勅內閣楊學士蓋勤民之璽皇太后遺
誥蓋弘德昭順之寶皇后制書蓋厚載之記
詔書制諭群臣誥命皆制誥之寶近年
詔書蓋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勅命

勅諭皆 勅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

勅諭蓋廣運之寶朝 覲 勅諭亦手摺印本蓋

敬天勤民之寶 勅則蓋廣運之寶 勅今皆

謂 勅書蓋手 勅耳惟景泰初 勅諭亦蓋廣

運之寶或曰以失守重造未得成故爾遣 勅於

外皆黃紙外封用三圖書疑是牙刻其文曰冊符

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曾任翰林中書者

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有問諸公如趙尚書

榮楊侍郎鼎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閣下辦

事一小中官過趙忝扣之乃云然每事問之必不

可忽也有是夫

天不生仲尼萬世如長夜兩語其來已久而優人嘗以爲言聞有舉子卷中曾具此考官遂以俳優語黜之誤矣又嘗見陳通政璉作隱畊陳處士墓文述其常題竹有常在眼前人不識化龍飛去見應難之句然予在嶺北時親見優人道此兩句不知爲何人語也

豐布政文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也高祖庚六徙居奉化曾祖茂四徙定海考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還鄞將合

葬祖塋訪遺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聊有語慶者
曰大卿橋南廢紫清觀地實城西之勝盍圖之道
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曰卦符吾姓意者地必吾
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棟所脩郡志云紫清觀
在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慶益喜傾意請復又
有得觀之砧基舊簿於鄉人備載圃地三十餘畝
為其隣所侵尋皆倍直贖之既而先墓前石翁仲
等皆以漸而復今家馬慶念自清敏公薨迄今三
天百餘年其故園淪於他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園居
十詠以志喜貽後往年在科中語予極詳云

沈孟端先生方學雖本世醫而通知古今有儒者風

寓南京最久卿大夫若南郡楊公東萊黃公祭酒
陳公太常魏公皆極愛重其人初節之見先生於
旅邸以士爲問先生曰楊鼎黃琛其人也二公時
在太學與文敏游今楊右侍郎黃左布政使云先
生以愚魯質訥名其四子其志可知也群行見文
敏所著行實

陳檢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於碑志
中叙還金事太繁者曰使繼爲之則十二字爾扣
之則曰嘗得白金于道伺其主而還之又嘗以文

示後進詫之曰吾此文何出後生應聲曰氣脉頗
類下武詩嗣初默然

已已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洶洶廷議有以南遷為言
者蓋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日
宣言於衆然則君臣當一處然爾有以遷都為言
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涂謙
上疏及論茲事因又諭旨禁飭焉

壬申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侑
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既歸里又屢以告
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

及桷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
驚信文淵

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泰

取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蘇武傳揚名匈奴功顯漢室卽昌黎春猿秋鶴之類
李陵欲効曹柯之盟是雖追咎無補之言然近年
論者謂喜寧之叛亦由早藉其家故爾

詹事劉先生簡靜端確士也久在翰林初爲祭酒人
或以不更事爲先生疑久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
生出身資格爲權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
諸生而與之約曰有不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館

諸生合辭共推卽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圖
之者動爲諸生所譁詈至不能容由是此風遂絕
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生一日家中作祀
事忽外間有云高先生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
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高世用亦爲
是耶蓋先生與高最厚高初以有 旨卽欲入
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則
其爲人可知已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
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斥頗多

竟爲衆所傾謫開平數年以宥還予亦以其或懲
於是矣一日來偶及後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
或從旁竊笑之翼猶瞋日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
吞之矣蓋方言云翼善書學歐顏二大家得意處
謂能逼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溫泉等處題壁極多
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灑不倦蓋其書於題壁尤
長子謂龍門諫院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
極厚相爲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吊由
是爲東里揚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

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
智李庸事 奏忝御史五人三人出蘇州而成規
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頗爲公論所少楊仲舉
先生時爲 王府長史以忝國一身輕似葉高名
千古重如山分韻要諸公賦詩逸之或以忤當道
爲言先生毅然曰彼固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
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
此矣又嘗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
補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邏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
裝間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而惟孫狀

元賢日一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答曰誰
無朋友噫此為狀元也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未樂
初自莊浪令為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
為應天府尹轉通政司宣德初進掌臺事疾上

遣醫往視再閱歲 降 勅慰問俾致仕 賜楮

幣未復其家刑部尚書南昌魏公源未樂丙戌進
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署刑部右侍郎事陞河
南左布政使賑饑三年為刑部左侍郎進尚書常
奉 勅整飭北邊武備簡禁兵晚以足疾辭 詔

免常朝再辭 賜勅褒美給舟車以還復其家
二公嘗同道爲御史同太拜執邦法俱嘗典留守
聲名相上下歸榮令終亦同而廉介公正人於太
康無間言云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儒實從先生見佛參
拜孝儒不爲禮或以爲請先生曰後來未到老夫
田地故耳先生豈亦主尹和靜拜觀音之說者耶
吾家唐相履水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一枝度
江爲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元亂離不克歸子孫
爲中吳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諱堅垆墉墳

塩昌言六人錢氏歸朝仕官四方終于他邦子孫
流離遺失前譜仲淹蒙竊國恩皇祐中來守錢塘
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祖宗旣前譜未獲復懼後
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
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
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復
其居以求衣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三年
正月八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
戶部侍郎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使兗青
州淄濰登萊沂密齊州淮陽軍安撫使范仲淹謹

述此譜見於今廣西叅將都指揮使范信所譜叙
文正公子純仁生正思第三子正思生直方直方
生公興第二子公興生良史良史生士選長子士
選生光祖第三子光祖生文炳長子文炳生伯萊
伯萊生叔胃叔胃生子圉第二子子圉生仁傑第
三子仁傑四子其第三名檀州蓋信父也信之言
曰吾祖國初辰州教授謫爲吏密雲家焉教授之
子習武事矣譜近年所修錄詢其元本曰同楮錢
焚之矣信有將畧而素以墨聞其言雖未可憑而
子甚愛公文之簡而質也故錄之

翰林編修梁禔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隣君
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恣孤子女可托也汝
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庵先生云梁病篤先生
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
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爲經
紀之至冒謗毀而爲之終始如一嫁女得今肇慶
知府黃揄揄今日偶及此噫友道彫喪久矣如陳
先生何可多得也哉

楊文貞公傳王抑庵尚書作公嘗三致書商確書削
再致潤筆且求其親書俾子孫寶藏王忠毅公行

狀亦公無恙時口授指畫為之假王盭山名至如其臨終於神道碑墓銘書旆題主之類某出何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士固亦不忌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死生之際其不苟如此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孝帛等事真足以警流俗悉附于此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 國恩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身後數事務示子孫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

一只用幅巾深衣殮須用絞衾庶幾柩歸經過閭壩可得穩當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

只依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
日所用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
不必新作一凡今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孝此
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
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爲已持孝大非
禮 吾歿後切不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弔待
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一吾久病
數數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
中一僚友干晚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
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遣祭遣賻並止不

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交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謝卻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寫書託徐尚書大人僕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忝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煩鄉里重吾過矣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却擇日塋亦不可久停蓋死者復土則安

矣一啓行回太凡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收拾包裹
愛護舟中尤須謹備雨水漏滲片楮隻字不可損
壞遺落圖畫皆然

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効驗有
是工夫無是効驗雖間有之然亦鮮矣姑以予幼
學時所聞所見事明之廬陵彭祖期先生以監察
御史提督南畿學校化誘型範皆有法禮部會試
三甲之魁與高等多出蘇松應天如狀元施槃探
花倪謙二甲一二名張和錢溥三甲之莫霞是也
吳縣舊學卑隘科目屢闕巡撫侍郎周公忱恂如一

新之未幾邑生施槃狀元及第廬陵孫鼎宜鉉教授松江一時東南稱善教者無踰焉正統辛酉京闈鄉士百人松舉十五人五經魁占二人崑山教諭嘉興朱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場文字厭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須切題不爾則號大家幞頭矣崑山科舉雖不乏而未有利文字者正統三年南京所刻進新唐書表爲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表則予所爲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刊表皆先生門人蓋先生自崑陞

鎮海太倉衛學故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有志者其亦可以監之哉

蚩尤首禍自創于戈之制軒轅因戮之處則象吻于宮行則懸旄于纛以示戒萬世又聞鴟吻者一母生九子如好聲者曰蒲牢鍾紐之類是也好飲者曰夔瓊石橋兩旁俯水獸是也此好望者曰鴟吻云但不記此說在何書也夏忠靖公鴟吻詩世多傳誦之或云公平生出處此畧可見困極而節不易寵極而色不矜後聯有之矣至如解大紳有德有量不遠小人之評又於卒章見焉

前年過泰和謁楊尚書叔簡王抑庵尚書見楊氏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門倚素王宮意必東里公所作抑庵中堂集古人語云詔許歸蓬萊性本愛丘山又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云

蜀府長史長沙陳南賓名士也曾孫章今爲南雄府學訓導藏劉學士三五手筆與其先生書一緘戈僉事立嘗手錄之予以其所云錢子予校書與予前所記合亦備錄之予書作瑜字諛子予蓋老儒廿七人中一人三吾手書後皆細書低一字空處

字糝糊云因家世契鐫三吾手書裁畚長史相公
南賓世嫻契安老堂所華緘下逮承起處安適喜
叙叵量莫年以來每一得嫻家書輒興骨肉睽違
之感友朋相繼凋謝之痛捧讀至是未嘗不爲之
涕泗交頤也惟吾嫻家一官蜀府際遇賢王非但
以文學相知抑且以行誼相信者年碩德優禮見
待老者安之昔聳其語矣堂以安老今乃于吾老
長史見之來者傳誦歆豔有日發揮素心久在下
懷顧 賢王敬慎名堂受知有素未能先以文字
形容盛心盛德之萬一而乃私承嫻家爲之文焉

豈不失先後重輕之倫也哉是用冒昧一文上達
睿聽莫年文思衰落不知所裁亦惟受知之素必
能悉此鄙懷矜其衰朽而毋訝其蕪穢也安老之
作惟吾二人夙昔相知然亦甚媿斯題斯扁以賢
王而重而此題此文乃無龍文百斛鼎之重爲斯
堂增重其不稱多矣來使行色甚遽率爾呈達不
直老嫗家一捧腹也先祖詩文早已彙完今先寄
一本願求長史爲寒宗族譜一發揮今夏間則以
兒頰之來謾一編寫文先丞相四世孫仁寬徙家
今之石溪時有手植黃槿樹一株大數十圍將百

餘年矣曩老者留攸縣之日此樹半邊爲枯自到
溪上其樹復榮區區有詩謂太乙燈輝猶照夜相
公樹老復回春之句天師張無爲爲之圖羨和錢
子瑜有題備錄寄公亦不能不借重一發揮也三
吾手書宣藩醫官曹伯溫開春方公能言令親家
老鎮撫昨者亦得其孫子家下信息 老媪家自
今夏總裁校書天下老儒凡廿七人悉在下處取
決勞心之甚又鄒孟軻書詞氣抑揚之太過者八
十五條卒九月間方已完備進呈未兌思慮之過
痰氣鬱結醫者戒以毋太勞心以故凡百文字皆

不暇備藁如安老堂文字與文字是以先後不備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
仁可知禮也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
性平子本畱心王子太求僊丹成入九天山中方
七日世上已千年已上數語凡鄉學小童臨倣字
書皆昉於此謂之描朱爾傳我習幾遍海內然皆
莫知所謂或云僅取字畫簡少無他義或云義有
了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諸暨陳儒士洙今日云嘗
見宋學士晚年以眼明自誇細書小字嘗及此學

士其知所自者耶

蘇州自國朝洪武中來凡斯文盛舉未嘗乏人吾所知如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十八人授編脩等職入文華堂命宋學士等爲之師俾肄業勸懲寵錫畧以後來曾榮等則有王璉汝噐脩元史則高啓謝徽亦有傳著不知卽潞州知州否未樂中纂脩大典有王汝嘉趙友同大典尤多其人洪熙初弘文館中則汝嘉與陳繼嗣初正統提調學校則僉事張某景泰中脩史其自外赴召者有節之欽謨而天順再舉提舉之選節之欽謨又當其

首選也

范石湖為李結記濬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
 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丫
 曰至和又崑山水利序大概有二曰作堤曰疏水
 小概有一曰種菱王荆公送人宰吳江曰當知耕
 牧地徃徃菱蒲青三江斷其二泔水何由寧皆吾
 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正統中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為僉事先
 生清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豐偉亦殊衆人而
 石才行猶人舉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

大夫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衆人遇石有
占命者適曰石向太遠到腰玉尚未艾也王當止
五品壽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脩短通塞
豈皆本於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
也嘗與夏御史墳言如此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
某日取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
大臣言欲遣使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大臣行群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元奏
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奏疏雖諾

系金... 卷一... 三十九
公以怵威誤 國者以欲泯跡科中當 奏知以
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可以警
誤 國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惋嘆而已

海昌詩人蘇平秉衡者嘗言宋一代近體詩其彷彿
唐人僅王禹玉元夕一詩耳猶惜其鑄京春酒沾
周曼沾周字音調不諧易沾作陪可也高槎軒太
史詩二千首亦止取其夜聞吳女誦經一律然好
事者則以 八字管定秉衡近
體詩云禁是莫能爲也蓋與許洞詩僧事相類云
蕭野張氏聞見錄云石川張子才洪武二十四年以

秀才舉赴吏部嘗有元宵詩及上 御覽詩二律

元宵詩曰三五佳期意氣生燈光偏與月華明一

天星斗移人世萬斛驪珠布帝京龍閣風光連上

苑鳳樓春色勝蓬瀛游觀唱味應多幸四海雍雍

正治平進 御前詩曰曙氣初分四海同 聖明

天子五雲中 冕旒端拱昇平日禮樂雍和化毓

風萬國衣冠懽拜舞一 朝刑罰伏姦克書生老

得趨金闕願祝 皇猷効寸衷詩雖止是子才亦

莫詳其人吾以吾石川今之言詩禮者落落也以

是取之

凡大班 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
戊辰狀元彭時謝 恩以夜坐久誤入 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與他凡有劾皆卽 命
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
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同榜吾友鄭時父云
狀元退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卽言厲色詰其誤事
之由狀元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此亦可見
其量也

三月二日秋官郎中彥謚賢友南行詩以識別楊生
青雲器文采輝白璧腰間龍泉劍別我有遠適吾

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脩文德
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警飭如何才智士宏議薄古
昔懷忿忽遠圖急功幸苟得寧論萬里行糗糒豫
峙積漢廷所遣帥孰是趙克國子行職贊襄龜勉
攄良畫雖有斗酒錢安能寫胸臆臨岐念素交聊
贈繞朝策廬陵楊士奇右詩見楊氏世美錄初麓
川之議蓋有主之者內閣未之聽而兵部和之於
是王忠毅公有總督之命此詩大意具矣後來
忠毅西巡一奏此事愈明他日豈無秉公是於
形簡而致深慨於是詩者乎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繼王翱
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鑑王文
繼王翱國子監劉鉉陳詢太常尚寶皆然天順初
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功伯兵部則靖遠伯
禮部則興濟伯今之異於常者則李少保賢自郎
署至閣老劉崇益由方面入爲大司成也

國朝之制臣民 奏事稱 奏本後以 奏本用長

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于後舍鄭重
而從簡便改用 題本則不然矣然 題本多在
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 奏

本 東駕則稱 啓本 宣廟每呼本爲朱子嘗

見傳 旨中云然

五倫書已載有王軫家書事示勸萬世矣軫嘉興人
也嘗詢得之今恭錄 詔文于此次 謝表終家

書馬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群雄

攘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
不畏法律之嚴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句宇文桂因
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
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徇人中間亦有私
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

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
名故賊私于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
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
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
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
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
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句宇文桂轉達平涼子
之任所書未發 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
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爲
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

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 朕詔諭往詣
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
以旌其贇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
弓兵不須再役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 布衣臣
王言伏蒙 聖恩賜臣 詔書并銀絹椒藥謹
上表稱 謝者伏以 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涓
埃 詔命臨門忽沐分霑於 雨露輝生蓬藋歡
動鄉閭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
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 聖敬日躋任
贇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

無私端居 九重之中 明見萬里之外 伏念臣
性資愚陋 學術迂踈 分甘老於山林 名敢求於簪
紱 教子乏義方之訓 承 恩忝科甲之榮 大邑分
符 深佩選掄之重 安書寄遠 勉加忠孝之全 俾恪
守於廉勤 庶少酬於知遇 何冀上 聞於 天闕
過承下逮 於星輶 白金光照於瑟書 黃絹春生於
筐篚 芳椒助養 上藥扶衰 豈期枯朽之餘 遽拜駢
蕃之 賜 征徭特免 喜懼交臻 臣 瞻仰 清光
鈞陶 聖化 心同犬馬 願攄報効之誠 景迫桑榆
欣覩太平之盛 謹奉表稱 謝以 聞無任瞻天

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言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布衣臣王

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

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

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於德清書中

簡畧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

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

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辨里長不赴京倉此甚

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

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拘捉軍人至今不得

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儻欲挈家
須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
遷轉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儻
若 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
年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
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
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
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
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
爲心報 國以忠勤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

須勉力暇日卽以性理之書及群經畱玩自然所
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泐不惑飲酒當以
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不
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
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臨川奴
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爲憂耳浙西米價
極廉白者十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安西雖有
來者而往者絕不可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盤
屋俞主簿祇候公若達必能道吾家中平安矣燁
章二親俱康健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

俱安就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洪武年

月日書付男軫

仁廟好文之主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

竒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賜

甚多予前年議事問軒崔二憲長於兵部後堂閱

馬尚書賜物見刻本仁廟御製文內多具

馬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末樂十六年

三月初二日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

末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慍

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

首 聖製必已具刻茲不盡錄錄 令詩書文各
一以見 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德云爾其文曰
令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
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
首八句八首爾爲選擇王燧眞明日早要進來看
又聞卿染疾可稍得否乃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
息 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 余今欲學作表卿
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 余爲構文請益好古具
詩題與表題間日封 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爲

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
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
才望之士乎然優待之心豈忘今朝夕但卿今年
邁恐 余爲學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
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爲覲縷者爲卿才
德直蹇趨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 余成
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
若 余成學報答之禮豈得忘之春暖猶寒當善
爲湯藥順時將息以慰 余懷 旨不多及未樂

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耆念
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
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
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贊善徐好古之
靈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 余文學匡
余政治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鍾應候天
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使哀哉痛哉不復聞
卿贊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于靈筵卿其
不昧庶克饗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 諭祭于故替善贈太子少

保謚文肅善述曰卿昔從 朕於儲宮有啓沃匡

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春秋特致常奠用伸懷

舊之情尚其饗之

維末樂十七年歲次己亥十一月辛丑朔初七日

丁未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楊士奇楊榮

左春坊庶子鄒濟翰林院侍讀錢習禮侍講陳全

春坊右中允王英翰林院編脩苗衷檢討曾棨吏

部尚書蹇義翰林院修撰楊溥春坊右中允黃宗

載替善陳濟侍講鄒緝卽中李興員外卽施顯主

事貞完檢討陳璉敬以清酌庶饌之奠致祭於新
逝左春坊左贊善好古徐公之靈曰嗟吁先生德
宇振振蚤出遊學適際昌辰典教方州遂陞成均
進官春坊益勵忠勤內明外厚名重縉紳啓沃輔
翊方藉老成夫何一疾竟殞厥身亦旣壽考有子
有孫飾終吊祭薦荷 寵恩遺文清譽不亾者存
士竒等忝在同寅或居比隣一奠永訣寓哀斯文
尚饗

右祭文三通 東駕文出親製洪熙中文意當筆
詞臣有深意焉蓋常見一時王文靖祭文內及文

事其指文靖進說詩泐之事歟好古獨不及此聞
好古清介端實不愧古人也同僚隣曲祭文不知
何人作此文本韻真文元而亦用 成字云

戲言辨口輕爲訐迫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修
永樂大典時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
備孟揚曰譬之欲構層樓葦屋乃計工於箍桶都
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
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柰何令

脫土塹也

元中書左丞平定呂忠肅公思誠耿恒庵尚書九疇

曾祖妣之兄也其爲人見元史本傳嘗見南村輟
耕錄載其不敢妄爲笈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一
詩天順四年予過南都飲尚書太平里第尚書因
誦公寄內一詩其詞曰自從上馬苦思卿一箇窮
家兩手擎少米無柴休懊惱大男小女好看成恩
深夫婦情何極道合君臣義更明早晚太平遂歸
計連杯共飲話離情大抵公之詩情真語切要亦
出元白云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
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 兩宮

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
大著勞績功曹諸屬一受成就而已詳見東里文
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

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
甚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
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役皆
有碑獨靳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則亦媚
嫉之云耳

世宗皇帝其不類也為太子事只因會館幾行書一
不會而欺之也其為太子事與會館長南林碑